# 皇明從信錄

封日本

知足

深中情事

#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八

秀水沈國元述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

正月議日本封事時禮部議日本原有王未必存亡關白或另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銜賞賚有差

上竟准日本王號給金印行長准授都督僉事巳總督傳諭行長語枝梧且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可証與小西飛稱國王為信長所弒互異乃與遼鎮都御史李化龍疏六可疑五可虞謂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紿

以着不用
刪册

請從禮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爲閒。諭燕將計賄封使。已發。竟不從。偵倭坐營陳雲鴻報。熊川島倭船三寸六號。業起行歸巢。石司馬遂信封事必可成矣。出征東考

二月。會試。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位。掌詹事府吏部侍郎劉元震充主試官。取湯賓尹等三百人。

會試前一日。有舉子夜夢見服一人坐殿上。召之入試試目一紙。有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翻飛不定。與易水生爭逐之。爲彼先得。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牛金所生。合爲司馬

牛恭默思道是初言其年命元湯賓尹則易水生也大物固是天定信哉出小品

三月廷試賜朱之蕃湯賓尹孫慎行等及第出身有差是科蔡復一吳宗[illegible][illegible]朴朱光祚荆養喬林欲楝劉尚質俱年少未娶而[illegible][illegible]僅十七尤奇何宗彥劉一燝俱入閣孫如游尚書

考選庶吉士十八人高承祚何宗彥白瑜黃志清孫如游陳之龍劉餘澤郭淐佴栻劉綱南師仲趙用光朱延禧鄧士龍劉一燝梁有年林秉漢顧秉謙以侍讀劉元震劉楚先教習

詔撫

播酋之反率由奸亂者撓成之

總督邢玠乘傳至蜀中蔡永寧、酉陽、壁馬千斛、皆與龍通
姻媾。而黄平白泥諸司、久為僥讐計先剪其枝黨以撤龍
臂應龍大界稱引學劉王杲事宜、國威稜龍來當待而
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而頭。若早為計、吾不而撤也、
當是時七姓惟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闘擾其間又
幸龍反因以為利、縣道文移、輒從中阻、總督復使荷龍所
問狀、檄撤綦江烏江兵、諭奏民勿接龍漸有悔心矣命水
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冏亨邮典、兵部尚書石星予札示疆
臣趣應龍就吏、得貰舉、時御史吳禮嘉以水西與龍世好、
心疑之、疆臣益自厲、來札至播、招應龍低回久之而緊報

應龍所稱忠在夷民亦所不恨

重慶王太守且至王太守士琦多大略總督特檄北莅其事趨應龍安穩聽勘太守偕綦江令及經歷李應森游擊吳文傑前往宣諭應龍乃令其弟兆龍等至安穩治郵傳儲偫郊迎叩頭致餼資餼牽如禮門應龍久稱渠魁得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以安穩故多夷民也使君幸枉車騎臨睨松坎敬有腹心綦江令具言太守太守曰松坎亦義秦勘地也即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累面縛道周泣請死罪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比安國亨國亨襲亦被訴懼罪不出界上今安穩乃綦江所部地屬大請治公館執罪人及罰金獄庭中太守爲請總督委兩貴畫及道府

並以七月廿四日詣安穩應龍因服郊迎葡伏縛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以夷法得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追贓、黃元等梟斬重慶市、總督以開趕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緩應龍文罔專事東方

上亦念應龍向積勞可其奏蜀兩臺因議以黃平草塘白泥餘慶重安五司暫改屬黃平併故事黃平併治獄訟賦稅而五司襲替貢馬表箋須宣慰印符宣慰多以此難五司故也初川東兵備巡播州啟聚土吏給事中陳尚象疏如舊便總督請于桐梓裴家丁山赤水間設撫夷同知東

瀘巡司移置松坎並允從論功賞　賜總督邢玠以下金加玠右都御史歸　朝重慶守王士琦即陞川東兵備使彈治之應龍再及寬政乃益怙終不悛每忿五司七姓奴輩害我必盡刀殂釋忿而次子可棟尋死重慶則益心痛分遣夷目置關據險僭立巡警江內七牌江外四牌搜我奏民劫掠屯堡無虛日厚撫諸苗用以擢鋒名硬手州人稍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苗于是諸苗人願爲之州效力矣出征播考

加奴兒哈赤龍虎將軍

奴兒哈赤佟姓故建州枝部也其祖叫場父塔失並及

于阿台之難，乃走[illegible]。 東方斬北虜張海色失、諸酋讎忿之。會色失爲孽侄莫革仇殺，往投奴酋，嫂殘無孑遺。張海等因奔海西南關都督歹商。是時海西北關遺孽卜寨、那林孛羅，方連西虜以兒鄧等攻歹商，急。奴兒哈赤以歹商匿仇，并連那卜二酋圖歹商。 朝議諭歹商歸海，約婚奴酋罷兵。是後奴兒哈赤亦時時于撫順諸堡，送所掠人口，自結于漢。居頃之，有住牧木扎河部夷克五十等掠柴河堡，射追騎，殺指揮劉斧，走建州。諭奴酋，即斬克五十以獻，乞陞賞。又因貢夷馬三非述祖父與圖王杲阿台，有殉 國忠。今復身率三十二酋保

凡陞授夷虜當用虛銜不宜用實級

塞，且鈐束建州毛憐等衛，驗馬起貢，請得陞職長束夷。時開原參政成遜、遼海參政栗在庭會查本夷原領勅二十道，係都指揮，伊祖父爲鄉導勦王杲，後並死兵火，良然。今奴兒哈赤屢還漢人口，且斬克五十有功，得陞都督，制東夷便。總督侍郎張國彥以聞，　報可。是時萬曆十七年九月也。奴兒哈赤既竊名號，夸耀東夷，則勢愈强。後三年，倭陷朝鮮，　中朝徵兵檄如雨。貢夷馬三非乃稱建州與朝鮮錯壤，奴酋忠義，控弦數萬，可檄征倭報効。不果。而奴兒哈赤方與那卜二酋構，會那卜二酋殘歹商，則併計謀矣。明祖被搶，請勦，亦槩罷。然奴兒

哈赤竟殪卜寨旋以兵塞功至是得加是秩視王台時

由建州

矣故自書

丙申 萬曆二十四年

正月先是東封之使又辭觀望訛傳不一至是方抵釜山而沈惟敬又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翼善冠及地圖武經又賜壯馬三百南戈崖騎從陰獻秀吉娶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城故執移子詳親從言倭叵測四月三日乘夜易服棄印敕逃遁撫鎮馳奏併報惟敬就擒

上從閣宗城議戰守會副使楊方亨受惟敬誠揭倭情無變攻 命科臣往廷臣交章請罷封

上責規避抗違下御史曹學程于理竟以方亨充使加惟敬神機營銜為副惟敬因得舞智揣摩巧完封局弄司馬

慶靖兔、出征東考

七月楊應龍肆逆、虜餘慶土吏毛雲乘楷、磔其尸、又掠石阡都壩、焚刼餘慶草塘二司、遍及興隆偏鎮都勻各衛、已又遣兜龍引兵圍黃平、殺及重安司長官張熹家、出征播考

時奴兒哈赤附貢夷稱奏總五十三酋捍虜勞苦乞折賞、及援黃狐狸例懇蟒段加賞五百兩、下部咨議、出建州考

是年、輔臣陳于陛卒、謚文憲。

丁酉萬曆二十五年

正月湖廣苗變寶慶府城步縣署印照磨侯希祚條議撫苗方畧時城步去任元知縣因丈田致苗叛恐當經請詳捕獲尚留雷晟聰藍進榜監候另捕江通海等聽候歸結間元知縣遂因苗變改官諸苗恐有擒勦之禍而當事者紛紛無定乃條上曰看得城步縣乃楚之西南絕徼控五嶺四十八寨之阨口苗夷環繞僅西北通武岡一路縣民所居不甚輻輳大都苗居十九民居十一若其地產之利苗獲十九有餘民得十一不足考之賦稅則民又十倍于苗雖苗之戶口田粮載于冊版同歸天庥然苗田從來

免其淸丈粮米惟任自相抖攤曾未問其孰甲孰乙孰多
孰寡即諸苗多有自相轉賣者亦未問其誰盈誰縮也苗
粮舊額一百八十餘石續因洪武永樂景泰天順等年諸
苗屢次猖獗累經調兵勦平然粮額漸減僅納至八十石
而所減百石之粮悉派于七里包賠竟不取足于苗至萬
曆二十一年始得議免寧爲七里豁除終不科之苗此明（苗民均便）
備八十石之粮爲羈縻之制耳苗尙同之境外逼廣西古田
天水一帶皆撒苗盤據出沒爲患嘉靖三十八年突入城
焚踰城劫庫比得本處崗寨諸苗追殺殆盡帑金全歸撤
苗至今不敢東望　朝廷念其微勞定爲三年五年大賞

小貲之榜所貲甚微而前人攜老挈幼赴縣叩領釋怍稱謝未始不欽遵　王法此盜徵制取之妙用羈縻之定效也近因元知縣進崗丈仍崗苗歲賜緝崇阻丈厲詞惡態體統掃地但筆禍之端寔開自縣民薛思祖等當時下城步浮粮三十石原經撥入七里代納以抵下城步增納條銀之數乃薛思祖等倡爲告豁浮粮之說科斂七里鄉愚使貲後事不行銀皆侵破無以辭于七里又復創爲民買苗田避重就輕合行清丈作數以抵下城步浮粮元知縣難然其說不知此乃薛思祖等借公行私更圖挾詐客民之買苗田者或丈或免任其開報名曰放忠寔則探利

而李進安等又從臾引導遂致元知縣深受窘辱而雷晨聰之阻路撓丈誠有授之以意者蓋與苗田之人書皆本縣吏胥及寄籍客戶元知縣既欲清丈起科以抵浮糧而買田者惟恐不利于已乃激苗以回賠糧累之說雷晨聰等遂倡衆關阻元知縣既已改官而啟釁造謀者竟令漏網何哉至如江通海藍進梅並置之阻丈行兇之列似屬冤馬朱安得不令嗷嗷乎近日羅兩楨羅朱清越肩岡詐晨聰之案以致被執寔兩楨之所自召且雷進金已認放贖而兩楨感清自不欲出此犬羊之性不可以理諭者祚初到城步之時正羅兩楨被執之日雷晨聰藍進彬妄意

城孤單官兵羸印符坐視斷難竟以康安地方保全物論爲然以此元令何如哉

出獄紛紛訴詞羅再貴又與羅進僉等洶洶求勝每日帶刀入城進縣告撥攔牛一尚苗根不見加則究納及明白開諭曉以禍福漸覺稍稍相安而根保已完僉覺其惡態盡消所以不敢申報者正恐張皇觀聽貫川之衆又生事端益起苗疑急則圖國生變且據雷進僉藍進海近日所告之詞迥與前日懸絕但欲求出毫無異言竊恐事久不決疑畏益生縣獄防閑又疎虞有出柙之患當責令雷進金楊再聰放出羅再禎等二人仍令江通海自出投到聽勘況苗非我類可以德感難以專任法制城步邊徼小邑士寡民貧武備廢弛難與戰守萬一關寨糾合而來縣[illegible]

再征日本

詳封豐臣平秀吉小西飛驒豐臣行長豐臣家康等通詳也

在所不免稱兵勦伐必至殘命傷財收拾之難萬萬倍惟睿察止戈之議廣祝網之仁矜其無知宥其既往俾得渠魁自獻不勞擐甲兵豈特諸苗沐再生之德而一縣人民亦可以帖于衽席矣疏議說

二月復議東征時封事已竣而楊方亨誑報去年六月十五從釜山渡海九月二日于大阪受封即以四日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三子不往謝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漆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業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顛末秀吉罪惟敬行木

兵前後手書進　御覽而惟敬辱　國及本兵彌縫罪狀
奏　肯勅如律于是以總督尚書邢玠經畧麻貴從延綏
經略升大添一經理
改備倭爲大將軍而經理朝鮮特　勅僉都御史楊鎬天
津亦開府中警備
初惟敬本一無賴石司馬誤中其游說借款息兵意雖
爲　國而堅于持議遂讐通國之言藉口省餉盡徹戍
兵欲倚小人成功難矣封使久羈亦稍稍疑數遣心腹
偵探復飾詞迷悞自甘欺罔至欲媚
上以珍珠鵞絨防東厰官投漏言此眞老而天奪其魄惟
敬小人何所不至令早加遴督撫言罷遣而劉綎吳惟

忠等防戍不盡撤亦何至壽殘潰裂也大臣謀國惟公與虛難矣哉薊前後凡七年而邢司馬奏議倭海上出征奏

三月楊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川

五月九日麻將軍貴抵遼陽十八日望鴨綠東發所統兵止萬七千人請濟師經畧疏請募兵川浙并調薊遼宣大山陝兵朝鮮惟閑山水兵一枝稍勁請益調福建吳淞水兵而劉綎督川漢兵六千七百聽防劉與麻皆各建牙麻將軍寄報候宣大兵至乘倭未備先取釜山經畧謂一取釜山則行長擒清正走此奇着快人而勢未可乘初擬楊元吳惟忠分屯全羅之南原慶尚之大丘慶州大將軍駐

設水陸防禦其形

王京居中調度而南原城北甚想弱不孫要尚一道半爲
賊據孤軍難入乃撤楊元退兩營理南原吳惟忠扼忠州
七月麻將軍至碧蹄討至王京去釜山千四百里而南原
忠州並相去數百里勢難趨援行長營釜山清正營西
生浦如破釜山歷路必由梁山梁山西北有峻嶺止容雙
馬路險絕南有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島二處皆咽喉地
倭並伏勁兵水路必由巨濟加德安骨三處亦咽喉加德
安骨有倭船鱗次巨濟尚無兵屯此應先據恐一過梁山
三浪江倭水陸各一枝在梁山東西扼險吾後無應援再
益以樓張等兵自東來益不可當如破清正陸路自西而

朝令于朝
公未是一
句

東所由東萊機張自梁府所由慶州府山嶺界東南大
海西北山嶺稻田止可用步兵水路必自東而西由長鬐
昔浦開雲長鬐水兵極單弱倭所恃者水而水戰不利宜
兵須東西各水兵一枝牽其回顧陸兵方可衝突仍二軍
屯南原捍全羅一軍屯大丘扼慶尚一軍屯全慶中如晝
忠宜寧爲中堅然後分向釜山機張兩陸路水兵東西兩
面齊發此正勢而兵糧不齊難輕動疏聞
上諭與經理圖進止大學士張位等請于開城平壤開府
屯田西接鴨綠旅順之師東爲王京鳥嶺之援因山鼓鑄
以資軍興又言招南兵不若求附將偕示朝鮮其王侯

中朝吞併乃疏稱朝鮮舊有三路漢城開城平壤也今重遭殘破所居漢城亦荆棘未除小邦形勢全慶二道爲重慶尚門戶全羅府藏也無慶尚則無全羅無全羅則雖有他道終無所資以爲根本斯乃倭所必爭我所必守倭若據全羅則遠之西海一帶近之珍島濟州皆爲窟穴縱橫無所不通便風一二日抵鴨綠即開城平壤不足爲固往年壬辰倭陸抵平壤又從水犯全羅欲由西海幸舟師扼于閑山島今倭據慶尚左右道而釜山西生浦爲其巢穴對馬釜山間海釜數百里爲其捷道僻于慶尚要害設險屯積兵餉將以輕兵相机攻剿從陸地以慰其勢而又以舟

饑卒出沒海上邀截其後虜幾何猶若高田則地土饒
瘠終不如南方議遂寢

屯田勢可行

六月倭數十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等處放光
知用繳朝鮮郡守安弘國巳復往來竹島漸過梁山熊川

初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宜寧與倭合撥事不諧
便舉足入倭經略向切齒謬爲慰藉惟敬漸移南原去釜
山七百里經略郎以屬楊元先假吏換撤其營兵後惟敬
聞
上罪石司馬而倭酋平調信益兵進犯乃爲起宜寧會行
長之說聽欲走倭調信果以倭五百來迎楊元聞即契兹

丁沈惟敬
自峙

閑山一失倭遂猖獗矣

之惟敬執而倭將迺疑絕倭已侵梁山古三浪則遂入慶州侵閑山

七月十五夜襲柒川島統制使元均風靡遂失閑山要害

倭駐巨濟閑山島在朝鮮西海水口右障南原為全羅外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我水兵止淛三千甫抵旅順經畧檄且咐且行赴閑山協守閑山破則守王京以西之漢江大同江扼倭西下兼防運道。

八月十二日倭圍南原守將楊元本債帥無固志十六夜倭猝乘城元驚起帳中跣足遁將全州有陳愚衷忠州有吳惟忠各扼險而全州去南原百餘里勢相犄角愚衷初

寔備

守王京

鮮燼無斗粮及數千里外山寨中多貯米荳弓矢益朝鮮當我兵甚于倭不欲在州邊貯山谷者恐倭至反爲寇助也南原告急愚衷懦不發兵聞已破而州民爭竄棄城去、麻將軍急遣游擊牛伯英赴援與愚衷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羅過王京王京爲朝鮮八道之中東臨爲鳥嶺忠州西臨爲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將軍日夜遣候偵我師防倭臨襄而發兵守稷山朝鮮亦調都體察使李元翼出烏嶺出忠清道遮賊鋒經理身赴王京躍馬諭以死守人心始定

北征
東夸

京省主試官順天中允全天叙修撰焦竑應天諭德朱國
祚中允葉向高浙江編修楊道賓吏科給事中戴士衡江
西編修董其昌戶科給事中程紹福建編修劉曰寧兵部
員外黃燁湖廣編修馮有經兵部主事馮上知河南尚寶
司卿蔣春芳兵部主事李長庚山東吏部主事錢養廉工
部主事沈朝煥山西光祿寺少卿何倬大理寺評事石九
奏陝西兵部主事田立家中書舍人吳仁度四川刑科給
事中李應策中書舍人侯執躬廣東戶部主事鄒原岳行
人陳嘉訓廣西工部主事張宗孔行人汪若霖雲南戶部
主事王大合行人沈時來貴州中書舍人鍾光斗

請辦、南京監生中額十名、不為例、是科解元徐光啟後繇進士入翰林少詹兼監察御史管理練兵多所建白時未遷用

順天場中取士文多奇詭用老莊語論者因言中有關節偏生副考焦竑謫福寧州同知中式數人亦被革黜然皆高才博學文奇餘有之而關節未也至庚子科中條議科場事宜亦及此謂宜以雜經論而不宜旁及無根且正者已自認難議而偏生尤非誣漸白（明三元考）

九月副將解生游擊牛伯英頻貴于稷山水源設伏各有斬獲參將彭友德等亦報追倭至青山獲級百十六軍聲

岙振經畧乃移郎中董漢儒屯義州海防使蕭應宮赴平壤又聲言調南北水陸兵七十萬㠯縣至福廣浙直水兵直搗日本倭聞風遂不敢進行長弃井邑離王京六百里清正踰竹嶺弃慶尚離王京亦四百里

十一月經畧渡鴨綠二十九日抵王京共議進剿而所調宣大延浙諸勝兵並集乃分三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解生中高策並以副總兵分將將監軍御史陳效

主復賜經畧尚方劍重事權經畧乃令麻將軍同經理論左右協自忠州鳥嶺向東安趨慶州專攻清正恐行長自順天來援今中協兵馬近宜城東援兩協西扼全羅撥倭天

[illegible]江[illegible]將兵來[illegible]首同[illegible]鎮飲倭由水寨[illegible]
而下大張旗鼓詐攻順天等處以疑行長我師陸路[illegible]
獨水兵晏撤不至既大聚兵經略與麻將軍于十二月二
十日會慶州探倭屯蔚山蔚山之南島山並不甚高而險
背枕山險中一江通釜寨其陸路則由彥陽通釜山麻將
軍欲專攻蔚山恐釜倭由彥陽來援令中協高策吳惟忠
等扼梁山左協董正誼等赴南原張疑又遣右協盧繼忠
兵二千屯西江口防水路援于二十二日從蔚山進攻游
擊擺賽以輕騎誘倭入伏獲級四百餘倭盡奔島山于前
建築三寨翼日游擊茅國器統浙兵先登連破之獲級六

是役功望既失而以余豈復勝厥所

百六十一、倭堅壁不復出、島山蔚高石城新築堅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自倭據水道、餉難繼、第圍守之、清正可不戰縛也、經理以爲然、分兵圍十日夜、倭至嚼紙充饑、飯先用礮者、倭從隙用礮、發命中、彈皆碎鐵爲之、中多斃雙歇、我師稍怠、佯約降緩攻、而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襲釜營、止還、（大、付、經理）銳倭三千、虛張幟蔽江上、頃之經理開報、即倉皇撤兵、倭襲兩協、棄輜重無算、經略乃移各兵回王京、圖再舉、而稽責畫主事丁應泰、疏劾經理楊鎬喪師黨欺、上罷鎬、命兵科左給事中徐觀瀾往勘、併勒大學士張位廟任、以位嘗揭薦鎬奪情、啟倭令、乃用款債事故也、出東征考

聚會應龍歸合江，索其贓，衰于刑鬻城下，覆罰之。①原註

宜撫司王舍馬千駒入撫。先是千駒與應龍私，畢龍

千駒謀奪長于千乘爵。于是嫁應龍次女爲繼援，因緣朋

訂，所從來矣。（出播州考）

黃鶴樓雄峙武昌。是年一日無故自火，延燒千家。黃鶴

之磯，民淘智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之，曰，如有他虞，

我撤繩鈴，甚急，上我。其人入，見前人坐，傍有大穴，有火光，

俄一人冠方山冠，着絳袍，持刀來逐之。其人大呼，撤鈴，

起，驟幾死，甦爲人言如是。歸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有

清有狐從漢陽門入，陰雨作人哭，尋之無有，民間見狐

蛇大闘後龜蛇俱死自此以後水旱饑饉相仍逾年秋事與全楚被掛死及過死者不可計其後民殺其黨與幾千人明年諸宗擾金之變起殺一大臣王子伏斧鑕者數人出梁紀

海外有浮提國其人皆飛仙好行游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其人樂飲酒無數亦或寄情陽臺別館欲還其國一呼吸頃可萬里忽然飄舉此恍漾之言然萬歷丁酉年粜侍御永盛按江右有司呈市上一群狂客自言能爲黄白事極飲娛樂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綺繒償之過其直及抵暮此一行人忽不見藏

邪鳳逵臟承囊朋無一有出身貨來其惟志請得大樓當
業不謙第呼召至前果能爲江右士譚然不諱爲渭提
人亦不識黃白事果難爲也手持一台似水晶可七尺
許置之于案上下前後物物入鏡中極寫毛芥又持一
金鏤小函中有經卷烏絲綠字如蟻若譚覽畢則字飛
願持此二者爲獻業曰汝等必異人所獻吾不受然可
速出境無惑吾民各叩首而去出小品

戊戌萬曆二十六年

正月東征經畧以前役缺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講海運爲持久計

二月別將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而天津巡撫都御史萬世德代楊鎬或語經畧朝鮮地里隔越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自爲戰守經畧然其謀分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剿時倭盤據朝鮮七年沿海千餘里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自去冬攻圍益增築西生浦在在屯兵

[illegible]將釜山爲根本、西路則行長據栗林曳橋建堅營數重
[illegible]大壞與南海營相望、負山襟水、最據抗塞、中路則石
曼子據泗川、非特晉江南通大海、爲東西聲援、薩摩州兵
別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餉、往來如駛、尤倭緊要
邢玠懲島山之失、特于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而
中路李如梅、尋調遼帥以董一元代。出東征考

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沈一貫、掌院事禮部右侍郎曾朝節
充主試官、取顧起元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趙秉忠、邵景堯、顧起元等及第出身有差、

考選庶吉士二十一人、黃國鼎、張文光、楊文燾、丘禾實、洪

聯祖趙師聖周道登溫體仁李思誠楊希聖胡賓臣何如
寵張邦紀周如磐張鳳翔黃陞王毓宗張光裕盛以弘孟
時芳曾舜漁以禮部侍郎曾朝桂教習

先是御史喬璧星請改試期故事三歲開科八月鄉試
明年二月會試至元仁宗始定從李孟之請也入 國
朝御史喬璧星監試以舉子重裘以進便于懷挾請改
三月用單夾衣則宿弊可清李廷機駁之曰如此則四
月十五日殿試日煖如何操筆又其甚者不暴殺舉子
耶衆閧然一咲遂寢

時張鳳翼有會試移期議一篇謂會試期移在三月其

□□□五□在觀東後從舟可省□費二十便于雲貴安子。
莊上淑衣裳防閒甚易四膳錄無可湊之苦五歸家無閒
河道舟之阻喬壁星之既止得其一而未悉也小山甫
九月念一十日分道進兵劉綎逼行長營挑戰奪倭橋斬殺
九十二疋入大城陳璘舟師協堵擊燬倭船百餘麻貴搗
蔚山與清正對壘據險割其糧稻焚溺甚多董一元進取
晉州援望晉乘勝渡江南連燬永春昆陽二寨倭退保泗
州老營壘戰下之游擊盧得功歿于陣得級九十二前逼
新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爲濠海艘泊寨下以千計
築金海固城爲左右翼中通東陽倉

十月十一日董將軍一元分派馬步協攻步兵游擊茅國器彭信古葉邦榮三營前攻城騎兵游擊郝三聘馬呈文師道立柴登科四營後應步兵游擊藍芳威攻東北水門副將祖承訓殿攻圍自辰至未彭信古用大棍擊寨門碎城毀數處步兵齊至壕砍護城欄湧入忽營中積破火藥發烟漲天倭乘勢衝殺因城援倭亦至我師騎兵先潰遂奔還晉州經略查參　詔斬馬呈文郝三聘以狗彭信古等充爲事官董一元革宮銜降府職三級各戴罪立功而朝議以師久無功洶洶撤兵大學士趙志臯請令總督邢玠制府以東方事專委新經理萬世德量留兵將分布

又失事

閣議撤兵

[illegible]

[illegible]倭府部尤輔科進集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志[illegible]實亞
泰潮等匪爭乃苡意進剿督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
吉七月九日死各倭酋業有歸意我師因水陸乘勢夾擊
捷音日至
十一月十七日丑鼓清正發舟先遁麻將軍貴遂入島山
西浦劉將軍綎因倭詐降夜半攻其不意遂奪曳橋獲級
百六十石曼子引舟師救行長遇陳將軍璘半洋邀戰行
長乘小艇倭泊露梁尚數百艘氛甚惡陳將軍璘統答喨
船追擊并焚死石曼子得級二百二十四水為赤副將鄧
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臣衝鋒陣亡南海蕩平倭遁錦山

千古奇事

厭焉（出征東考）

鄧子龍南昌人驍勇善戰領兵征倭渡鴨綠江有物觸舟取視之乃沈香一段把翫良久曰宛似人頭愛護之每入夢則香木與首或對或協而為一後死于倭載尸歸失其元取香木雕為首酷肖子龍善戰能盡其才亦一時名將乃存時僅一偏將屢為言者所攻世之不善容才乃爾沉香其殆憐而先知願與作伴作面目乎異哉（出采錄）

董將軍一元報擬浙兵游擊茅國器稱參謀史世用持經理諭文往有石曼子用事郭國安內應石曼子遣譎先進

發兵征滇東西路苗結局完捷疏。
上嘉賞金十萬兩緞賞了應泰再疏辭優賚　國
上念將士神月矢石特諭優叙應泰回籍聽勘東征勘功
兵科給事中楊應文疏征
屬兵備使王士琦調征倭楊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
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調原
奏欽賞民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衛城雙執
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鑾承恩及子女僚婢以殉令
諸苗對父奸女面夫淫妻或裸體坐木囊射笑樂或燒蛇
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恣搶貴州

都御史江東之疏請剿禦　詔令擒獻惡目正法巡撫四川都御史譚希思御史趙標請于合江綦江各置游擊一員合江募兵千二百名扼綱門綦江募兵二千名扼安穩部覆如議（考補明）

安南進代身金人篤用囚服面縛足作黎惟潭自以恢復故罪覲莫登庸有開爲立兩肅容狀閱驗據其供令改範俯伏爲銘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蒲伏　天門恭進代身金人無罪乞恩二十五字

按進金人代罪乃蓋蘇文所以戲唐太宗者　我朝宜懲中用之黎利仍頤習卅諸大臣其未之攷耶（附小按）

瓊州士子赴提學試涉海甚艱嘉靖二十六年没者數百人臨高知縣陳址與焉并失縣印其考貢之年地遠不至者亦不復補

神宗初即位王忠銘先生瓊之安定人也入館即請于朝以備兵使者攝之得允瓊士德之又建書院捐學田立鄉約保甲之法兵使者通行一府地方以寧鄉人共建生祠祀忠銘題曰崇報忠銘不敢當乃祀䞘公而忠銘祔焉吁爲德于鄉而食其報若忠銘可以永矣

按忠銘諱弘誨貫直忠厚工詩及書潛于名利幾人相矣有阻之者終南京禮部尚書先巳丑與許文穆公主

會試時會元陶望齡狀元焦竑館選二十二人忠銘即以是年南行至戊戌再起以考滿入京門下士在京亞盛迎予郊外二十里行四衙門而下凡八十餘人極一時勝事得士報君若忠銘者所不入相其何憾永平座記

巳亥 萬曆二十七年

**勦播**

二月議大征播時黔撫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往勦楊應龍遣子朝棟帥兆龍何漢良等迎敵于飛

**再敗于飛練**

練堡我師奪獲三百落賊佯走天邦囤誘罷我師殲之楊國柱罵賊不屈竟為賊斬與經歷潘汝資等俱死于是黔撫臣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而蜀巡撫改總督特起前都

**始主勦**

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征勦

特東征業已完局而播州議復用兵劉綎督川兵先發麻陳董三帥並撤回以李承勛充禦倭總兵暫留戍萬五千

一人，前後生擒倭六十一。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梟磔傳九邊。

是日天氣清和，獻倭俘禮成。大司寇蕭大亨領左右侍郎出班奏事，長身偉貌，燁燁有威。時

上御午樓，朝職正耀，蕭跪御道，兩侍郎夾之，首俛及肘，致詞先述官銜名姓，及左右侍郎，并請犯人某等，磔斬，末云合赴市曹行刑，請　旨。凡數百言，字字響亮，舒徐宣畢，俯伏。

上親傳拏去二字，廷臣尚未聞聲，左右勳戚校者，二遍為四，乃有聲，又為八，為十六，漸遞為三十二，最下，則大漢

將軍三百六十人齊聲應如轟雷矣出小呂

五月總督郭子章馳至蜀自請設標兵益調募浙閩滇與將士先檄總兵萬鏊自松潘移重慶并調集鎮雄永寧各漢土兵設防

六月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綦江分屯趕水猫兒岡婁國等以偏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緝麻山防永寧宣撫與貴州十七日游擊張良賢遇賊讙東溪頗有斬獲念一日黎明應龍督苗兵圍綦江城數匝將擊房嘉寵誤爇火礮反傷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寵率師巷戰蜀兵爭潰走水上乃先殺其妻與良賢赴敵歿應龍

見續馬撰徵實耳

因刼令縱囚焚掠綦江失守則賊勢如出柙衆勢長驅討平日可抵重慶重慶失則（李兩年圍）蜀門戶去矣而賊方出綦江庫猶師依倉就食盡取貲財子女去老弱者殺之投屍蔽江下水為赤退屯三溪以綦江之三溪母渡南川之東鄉溝立石為播界（其志益可見）號宣慰官群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統兵清理遲回累日總督乃得日夜徵調漢土各兵守渝城獲奸細十六人沉于河分戍南川合江瀘州勢漸張賊亦遷延不進初賊本無意射天徒以安忍猖狂既覆我師飛練則騎虎勢不終下（所恃在酋）盆結九股惡苗及紅黑脚等苗負險夭兵然猶時與我如往局曲宥未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

葬并索奸奴，而總督因我援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成都兵甫出門，即欲投錦江，亦將將移文詰責，示無遮絕意，討以緩賊，賊果具文求撫，不復西向，總督亦謬作好語縻之，止駐會城調度，示賊無張皇已

上聞破綦江，追褫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之各爲民，緹騎逮兵備使王貽德，　賜劍懋賞，嚴旨進剿，總督益調沿江南兵及武岡麻陽兵，移粵西總兵陳璘改湖廣，駐偏貴州，總兵童元鎮平越，尋俟大舉出播州考

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勘東征功次，共四路，擒斬倭二千二百四十八，宜捷祭告　郊　廟如例，因題叙四帥，首陳璘

次劉綎又次麻貴而董一元始破三寨終掃諸巢功亦難
泯
上晉邢玠太子太保廕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　賜金幣
萬世德陞右副都御史廕一子入監陳璘劉綎各加都督
同知麻貴右都督廕一子世指揮僉事正千戶有差董一
元准復職仍並給金幣部使董漢儒王士琦梁祖齡等各
加賞幷　賜兵部尚書田樂金幣廕一子入監兵科都給
事中張輔之職方郎中楊應聘並優擢再叙稷蔚功　賜
茅國器陳寅彭友德等金前經理楊鎬以原官叙用已復
僉御史陳劾殉命絕域廕一子錦衣而弃師楊元通倭沈

山者分之渥狩流變之巧

惟敬先後弃市。出東山考

八月，陝西狄道縣城東五里，地名毛家坡，山長二百餘丈，忽崩裂一半，長一里，其下冲成一池，山南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山未崩之先，役山下火光四出，其內有聲如雷，稍稍又聞鼓樂之音，如此者十數夜，至十八日遂崩。出新志

十月，劉將軍綎統兵至蜀，總督亦就近移重慶，而賊微聞上無意肆赦，益結生苗，大治扼塞，以黔兵弱，時偵諜黃平越間。總督前檄水西兵三萬守黔省，斷招苗路。出黔書

十一月，應龍屯官壩，聲窺蜀，巴遂焚東坡、爛橋、楚、黔路梗。

離其黨與
且要脅

巳又出掠偏橋與隆鎮遠諸衛接取九股生苗平越新添黃平龍泉所在告急黔危于累卯總督以偏隆間東坡爛橋重安三處爲楚黔滇要害一爲賊據則楚不得入黔滇不得出楚將無黔且無滇議置勁兵萬餘通道因疏叅黔帥童元鎮擁兵銅仁不前

上怒逗留革職立功以李應祥代而故總兵沈尚文且緹騎逮治也劉綎亦以赴師踰期充爲事官報効

上以楚地遼闊偏橋既設總兵仍以文臣特開府視師廷推江鐸往是時徵兵麕至總督大頒賞格爲諭苗雜言廣招慰賊黨頗携 出撫 撫考

時倭氛雖靖尚有留戍之議征東經畧旣稱留戍缺餉戶部尚書陳渠議　天朝七八年來所費本色百萬折色四百餘萬朝鮮辦餉方可議戍刑部尚書蕭大亨議關白死清行二酋戢倭未能糾衆再來惟對馬窮倭苦難資生必肆掠況昔年釜山爲倭戶住種似稱必爭計留兵萬五千歲費不下三十萬應從長計處而廷臣議留十三議撤十七

倭去王京屯釜山首尾將五歲如鷙鳥之匿形測之者曰倭初因恨朝鮮故輕入不反兵後朝鮮殘破無見糧

倭雖六十六州實止及　中國一大省徵輸猝難取給

航海運艱風不利倭粟支一年有進無退或曰沈惟敬許倭七事約割忠清全慶三道朝鮮王親往謝小人辱國所許至有不忍言者倭生獲全算可無戰或曰倭懲平壤挫銳借封貢以愚我撤兵取勝十全釜山南連對馬北通全慶東有東萊机張西生琳瑯五浦為之左臂西有安骨加德熊川森浦巨濟閑山德橋金海竹島龍堂為之右臂聯絡犄角可攻可守倭因講暫退以恐我援兵盡撤乃借舋朝鮮負約挾箠立定凡此皆倭得策也我以樓船橫海之師四將軍二十六偏裨費金錢數百萬竟收功一死關白天方贊我倭小醜何能為一時

文武大吏幾貪天功矣差強人意惟平壤一捷而奪以封貢敗豈所謂進銳退速者耶○或言倭人貢以刀扇小物規大利惟申海禁遵 祖訓絕勿與通倭入犯視風風自東北則犯大小琉球風自正北則犯廣東高雷風自東北則犯福建溫台風自正東則犯浙直風自東南則犯淮揚登萊風自正南則犯遼陽天津若朝鮮折而入于倭王京之漢江不三百里入海可窺江淮平壤之大同江不三百里入海可窺登萊義州之鴨綠江不百里入海可窺天津而陸由義州窺遼陽曾不尺咫往

贊畫劉黃裳疏曰遼東一溝外即虜一江下即倭可寒

心哉。可寒心哉。

外史氏曰今稱倭强大與虜敵然倭以海爲穴弃險爭衡上國于勢不順而智多出于蠶食往嚮朝鮮 中朝經畧數歲訖不得要領或謂關白忌清正世臣借兵事出之全慶間姑與以弄臣行長坐是欵戰互異不甚然與琉球受兵而閩浙爲震動將憂豈在朝鮮也余嘗策倭非有大志必不越海生心封畧雖窮而素甦我子女玉帛而奸宄又潛爲勾引鋌而走險要方大耳海禁甚不可弛人亦有言懲患之適以生變緩患操縱消㽵未形在當事善自爲謀矣。出征 未考

吳郡崑山邑庠生李文詠素性孝友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父原任沂水縣知縣李大綬獨寢書室陡然發火文詠臥室與父懸隔一墻驚號悲救突入抱父斬以俱出而炎燎燔天棟旋盡覆摧身翼父而竟不得免父子俱遭煨燼僕李安目擊其狀夜半火息檢撥瓦礫見父剩全屍子餘半腿時督學御史陳子貞嘉其殺身成仁殉父全孝疏請旌獎。出崑山縣

庚子 萬曆二十八年

正月五日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守備楊惟忠擁兵二千以勢不敵先期託言議事往鸂鶒溪止土官安民志部卒五百拒守被擄吏目劉玉鑾妻子並死于賊

龍泉係思南石阡咽喉一失則婺川孤懸賊方移兵進攻附蜀金竹官堋聲援則不果金竹官堋係酉陽官地

石砫宣撫馬千乘軍鄧坎賊乘懈于三更時銜枚我軍堅壁至黎明奮擊遂破金竹青岡箐虎跳關七寨酉陽宣撫冉御龍進攻官堋斬關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賊棄龍泉

浮亦肯綮語不容次

遵基二捷有以奪之矣砂洪邊宣慰宋承恩楊應龍長女
貞惠及龍反承恩得請兩臺絕婚黔撫臣令率土兵三千
協守烏江桃子營至是應龍遣楊珠等輕師逐襲拔苗國
中時二月七日也自徂冬至二月所調延寧四鎮河南山
東天津滇浙粵西兵至者踵背相屬土司如酉陽石砫永
寧天全鎮雄平茶邑梅水西久在防守烏蒙施州散毛容
美永順保靖烏羅獨山等先後報至總督乃分爲八路蜀
分四路一綦江以原任總兵劉綎將參遊麻鎮等隸之督
以參政張文耀一南川以總兵馬孔英將參將周國柱宣
撫冉御龍等隸之督以僉事徐仲佳一合江以總兵吳廣

將游擊佘世威等隸之將以參議劉一相一汞崇以原任副將胄希彬將受吳廣節制參將吳文傑宣撫舒世縉等隸之督以參議史旌賢而中軍李標下游兵策應川東總監以參政張棟川南總監以參政謝湧楚黔亦分四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府瀧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而偏橋分兩翼統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玭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由龍泉以偏橋江外爲四牌江内爲七牌五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督偏紀功烏江則參議楊國柱

漢、則副使洪澄源、總監以按察使楊寅秋、與隆、則副使允錫、贊監以參議張存意、而白泥督餉、以參議眉啟東、紀功以副使王應蘖、龍泉督餉、以副使陳與相、紀功以副使路雲龍、監以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其黔楚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支可大移沅州、部署已定。總督大集文武于重慶、盟神作軍誓。登壇慷慨、期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每路兵約三萬、出師之盛、近所未有。先是蜀玉壘山忽裂、僉謂昔年平九絲、地數動、殆播平前兆云。曾未再浹旬、而綦江捷至。綦江自東溪入播、並峻嶺茂箐、楠木山羊簡臺等峒奇險、爲賊目穆炤等盤據。劉將軍綎于十五日進兵、連戰

破三峒

三月楊朝棟等統苗數萬分三路迎敵鋒銳甚我師夾攻數陷陣朝棟大驚潰圍走殺爲我獲於綦江諸苗自分往脅城罪不赦又賊忌疑成名與有挂其鋒猶親子悉勁兵間道相角用曰爾破綦江隳南川盡林猶聚渠無能爲也及朝棟僅以身免賊胆破盆爲守禦計矣而諸路捷音相繼南川則酉石二司先登初八日遂趨桑木關烏江則彌陽永順兵先登十一月遂趨烏江關碧川趙河渡關陳將軍璘及副將陳寅擊四牌賊各拔寨遂奪天都三百落諸囤賊連敗乃乘隙出奇兵前突烏江詐水西瀧澄會哨盆誘

水西交絕賊失牽郎嗚矣

永順兵斷橋淹死我師無算

上怒董元鎮失律逮至京或飛語水西佐賊者總督擻詰水西不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懼二十六日賊託田氏修好賄澄澄斬其使治兵相攻安藏臣亦執賊二十餘人明不背漢自是二氏交絕劉將軍縱戰九盤以二十九日入婁山關是爲賊前門萬峯插天中通一綫我師從關道攀藤魚貫毀柵入

四月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劉將軍親物騎衝堅以將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分兩翼追奔至養馬城與

第一險囤

何挺通賊之路甚切

南川永寧路協攻連破龍爪海雲險囤且既焉並剛前平海龍囤賊所恃天險飛鳥猶艱不能踰者也特偏沅巡撫都御史江鐸已抵任視師隊將單璘急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囤安疆臣亦以十六日奪落濛關至大水田焚桃溪莊賊勢急父子相哭上囤死守每路進降文誘我師總督檄賊詭降即斬使焚書無爲所紿成綫與應龍替檄無遺賊綫械其人自明而吳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部之微利欲受降弛攻賊詭令婦人于囤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爲應龍仰藥死報廣廣輕信援兵不動已覘知田氏詐降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

攻圍以火砲擊死所謂楊珠也珠乃善戰既死賊勢如失一手廣覺詐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圍下從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窮崖知兵在頸矣會總督聞訃跣而草檄愈治軍念賊圍前既絕勢難飛越令馬孔英以勁兵一枝壁其前餘併力攻後圍營中或言水西通賊因移令退劉水西僅日吾不爲亡擔續也與鎮雄引嫌先以五月念八日拔營去時久雨士苦馳淖中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濟軍從身先士卒遂破土月二城應龍窘是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其壘見四剛營火燭天

彷徨長嘆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為計吾不能復顧若矣翌日凌晨我師遂登圍破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龍奔皇閣愛妾二闔室縊且自焚吳將軍廣獲首子朝棟及妻田氏急覓屍出焰中廣中火毒發幾絕須而甦總計山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朝棟兆龍等百餘人檻車傳致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重慶討賊去歲破綦江亦以是日天道好還良不誣云總督露布以聞既首述劉將軍綎功冠軍而司李高折枝以書生諸自將士漢兵為南川將士先入關最早尤雄偉不群考征播

京省主試官順天庚子楊道賓修撰顧天峻應天論德黃

汝良中允莊天合浙江檢討劉生中兵科左給事中桂有根江西編修楊繼禮戶科右給事中姚文蔚福建檢討朱國楨兵部主事吳用先湖廣檢討沈㴶兵部主事張其廉河南吏部主事倪斯蕙刑部主事陸應川山東工科左給事中張問達戶部主事鮑應鰲山西刑部主事李叔春工部主事應汝化陝西戶部主事江中楠行人胡國鑑四川戶部主事楊一葵兵部主事趙拱極廣東兵部主事沈麟祥工部主事張嗣誠廣西刑部主事施爾志中書舍人柴大復雲南戶部主事徐點刑部主事蔣之秀貴州工部員外黃士吉行人王孟震

增監生中額順天十五名應天十名不爲例　中式解元順天趙維寰應天李孫昌浙江葛寅亮江西江和福建周起元湖廣趙嗣芳河南荆時薦山東徐光前山西馬呈德陝西劉宇曜四川丁紹春廣東關憲佾廣西毛文沛雲南蘇鴻貴州張文垦極一時人文之選而趙尤盛竟不得一第士林惜之

八月撤回留守朝鮮兵先是朝鮮王請留水兵三千止設本色口糧至是歲遂得　旨盡撤經理䟽善後八事一選將以朝鮮右文將宜搏採一練兵飛人彊悍耐寒苦而長衫大袖非甲冑制一守衝要朝鮮三面距海釜山與對馬

相望揚帆半日可至東入机張蔚山西入閑山唐浦釜所必經我登釜山瞭望如指掌而巨濟次之宜各守以重兵

一修險隘朝鮮王京北倚叢山南環滄海稱四塞而忠州左右鳥竹二嶺羊腸繞曲眞所謂一夫當關萬人莫踰向倭守此防我南渡而副將吳惟忠孤軍久戍倭不敢窺皆得地利也今營壘遺址尚存亟加修葺

一建城池朝鮮八道十九無城以避地爲便而平壤西北鴨淥二江俱南通海倘倭別遣一旅占據平壤則王京聲援既絕腹背受攻

一造器械倭戰便陸不便海以船制重大不利攻擊令淮福廣造千百艘爲奇兵而添造神机箭下火箭一功異材

對馬島市勿糴不可許

朝鮮係貴世官、賤世役、如錚錚自負、不宜一切鋼之、一修
內治、國家東南臨海登旅門戶、鎮江、禁喉、應援、宜添、不
宜撤、自此以後對馬島倭楠智正、稱倭將平調信島主平
義智、意特劍還所擄請和、蓋對馬地並山岡、不產五穀、向
資食米朝鮮、自倭搶後、絕關市、生理薄、乃計欲朝鮮王、
請裁、天朝、且乞並發水兵協防、不許、宗征東考
十一月大風寒、諸講官立殿門外、時猴耳、尚未賜、爐火亦
未舉、
光廟方出、禁甚、郭明龍充講官、最科深、且長、既入、大言天
寒如此、勿論

殿下宗廟神人之主玉體當萬分珍重即如我輩辛苦讀
書得此一官忝清華列禁近亦是天上人若中寒得病豈
不屑越太甚嚼班役速取火禦寒氣時中官各闢爐窨室
特無人倡率不敢明用聞郭言盡撤出奉
光廟環向始覺煖適怡顏完講事
上聞亦不罪也郭後最受眷朱平涵[illegible]
十二月獻俘 闕下大司寇請剉應龍屍磔劉棟兆龍等
市梟示各夷并戮田氏馬千駟其宋承恩以先絕婣釋勿
誅
獻俘之日寒甚百官噤栗宜腫因大呼搬杠舁囚一餘

尉焚毀以朱衣朱巾名曰罪甲一官押之十人又而扶且推之出西長安門夾道觀者無慮百萬市擁數擊大司寇督至西市僅二十里日晡方達比行刑近昏黑矣播入楊氏八百餘年至應龍凡二十九代始以其地分爲二郡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遵義領州一眞州改眞安州即古珍州縣四遵義綏陽仁懷故縣桐梓舊爲夜郎縣仁懷舊爲懷陽縣平越領州一黃平改置州爲川貴要區縣三湄潭餘慶而甕水重安合爲甕安縣龍泉所改縣屬石阡又專設播州兵備使駐遵義置威遠衛建學增驛鳥言卉服盡洽華風矣其地西南左接

水西、右遏永寧、犬牙相錯、水西向侵播州水煙天旺、及
宅溪脫頗泉、蜀黔爭執經界、數年始定。在播考
時司業傅新德奏請易孔廟以琉璃、先是曲阜廟刱于魯
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飾、至金皇統大定間、制乃
大備、元凡三修、洪武初改建國學于雞鳴山下、即六代樂
游苑、亦古戰場也、分爲二、東則小校場、西則學基、學舍隙
地中菜、佐飲食之用、五年文廟成、 太祖視學釋菜、七年、
詔司府州縣衛學、通祀衍聖公賜誥如一品法頒大成樂
器于天下、舞用八佾、永樂十四年、撤其舊而新之、以後累
朝 列聖登極、遣官致祭、成化中、加籩豆十二、重建正殿、

恢爲九間樓閣門簾皆廊其制弘治十一年廟災學士李
傑祭告發帑金十五萬守臣重修十七年告成大學士李
東陽致祭落下皆盤龍雲花石柱壯麗精緻入廟清肅莊
嚴遠非佛宮可擬相傳費至三十萬萬曆己卯撫臣趙賢
重修甲午撫按鄭汝璧連標奏復闕里城重門以闢神路
是年易以琉璃奕然一新矣出小品

辛丑 萬曆二十九年

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馮琦掌翰林院事禮部侍郎曾朝節充主試官取許獬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以誠王衡曾可前等及第出身有差

考選庶吉士二十二人項門鉉王臣李胤昌錢象坤許獬王元翰王基洪袁懋謙雷思霈龔三益駐石呂邦燿公鼐曾六德鄭以偉薛三省陳宗器蔡毅中戴章甫宋寮文在茲焉奕垣以吏部侍郎馮琦禮部侍郎曾朝節教習

以禮部尚書朱賡爲東閣大學士

閣臣趙志皐致仕

秋奴兒哈赤請補雙貢時奴兒哈赤日益强潛有并滯西意而北關那林孛羅與南關猛骨孛羅方鬨于闘猛酋不支以子女質奴酋請兵那林孛羅恐布飛語請猛酋且執郤夷以激怒奴酋奴酋果信其言且心欲收漁人之利遂執猛骨孛羅置寨中盡掠其貲尋誣猛酋姦妾法賴射殺之留其妾松代逑代
中朝宣諭則須歸猛酋次子革把庫及部夷百二十家願以女女猛骨孛羅長子吾兒忽答于明年三月受室送歸寨至是奴兒哈赤于撫順關外刑白馬誓撫忽答保寨那林孛羅亦歸原搶勅書六十道請補進雙貢如故事而吾兒忽答陽以撫賞旋縣建州寨南

關不絕如綫北關那林孛羅自羊骨乃約婚西虜宰賽自
托叙而益旁嚮朝鮮及黑龍江上諸夷矣

冬冊立　元子為　皇太子時冠婚並舉翰林院檢討沈
淮撰元良頌曰皇矣維明奕世載京有命自天繼繼承承
于天受命　皇祖之命緑字金書啟祚夏正建國于常莞
本于初有昭天序罔眊或渝　列聖繩哉順叙時敷罔訛
罔斁以偕泰符　肅皇天授在宗藏統於穆　莊考元龍
垂拱成稽天若以動以鞏篤生　我皇百祿是總皇建百
祿肇禋有穀思皇朱芾既仍且渥二一紀密清一周冲穆珽
枝載繁振振僕僕有僕斯何本茂枝多　皇儀惟一而心

孔嘉。 皇揆于卝圭璧非他一 隶自天受命是宜。 皇言
作令。爰有定命宗臣休臣丕應徯正。 皇慮塞淵匪朋聽
發繹訓審時于惟邦靖周爰是謀惟公惟愼萬禩之基顯
卬茂典既昭既賚上釋下孚蓍龜具依。 皇覽其同協于
穆卜敬愛式金溫清裕玉時見五稱月朝三屬展也國貞
元良允托乃應昌明臚于寶冊于廟于郊肩公載錫見于
宮庭以明邦國爰敕東明膀銀縷君。 皇詔元儲爾賢能
纘資爾元良式惟圭器象輦貽安龍樓表貴爰建 二王
親親相賢 太子受冊祇祇戚戚孝敬罔缺友愛且怡明
德。 父聘文得師前星朗照太一紫微紫微帝居明星

爛如乾心洩洩純嘏方初。皇帝萬年 皇帝熙熙舉其樂

惟何天保有祈亦曰吉蠲。百神爾主。皇帝萬年 皇祖

福女其福惟何天錫仁慈。

兩宮聖母並奠坤維。皇帝萬年應地無期應地惟何思

齊有繹有嗣徽音期男則百。皇帝萬年乾清坤謐清謐

無疆載錫之光神堯聖舜萃于一堂式救衛家以畜萬邦

小臣作頌曰紀太常。

冊封 福王、 瑞王、 惠王、 桂王恭上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徽號群臣奉表稱

賀。

存問在籍閣臣申時行　勅曰卿等贊襄密勿輔朕有年

前屢有疏揭勸朕冊立朕志已定待期舉行但因賣直沽

名之輩屢來激沮故從延緩知卿等忠言至計尚繫于懷

今元子氣體充盈學業精進已冊立爲皇太子冠婚並舉

暨諸子封爲福王瑞王惠王桂王率文武百官奉冊寶加

上

聖母尊號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國本已定

慶溢宮庭念卿等家居係心良切茲遣官齎勅存問仍令

該布政司官辦備羊酒花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一同持

送以示優眷卿其加餐自愛特諭知之。

主心自定
非由人臣
可以居功

壬寅萬曆三十年

三月在籍閣臣王錫爵撫按存問疏曰茲者伏遇

皇上以冊立冊封禮成加上

聖母徽號因降　勑諭遣刑部員外王玠齎至臣籍存問

恩賜寵渥臣謹望　闕恭謝外伏念往年　儲宮議起雖

青從同官反覆疏揭不過郎

皇上長幼定序一語次第敷陳臣等原無更端自出之見

可市爲名者旣蒙　屢旨渙頒吉期可待臣等又原無有

餘不盡之忠爵而未伸者今日之舉如天自清如日自明

又如震雷一發而萬疑萬謗渙然氷釋以臣之愚越在草

野但有傾耳下風伏膺　明信已耳其他尚何容贊一詞
獻一嚬而以勸　九重萬里遺簪弃屨之恩金莖玉露之
賜乎伏惟天地之恩非環草可酬腹心之感非披瀝能盡
臣之所願惟願
皇上弘錫孝類大庇恩單推此不遺舊臣之心因并推舊
臣感恩圖報之心凡事爲狂愚激聒有所欲行欲罷而未
果者一切示人以日月之明四時之信則臣區區私祝之
忱也

湖廣進鮓粗惡　詔奪布政使程正誼官

湖廣進魚鮓始于成化七年鎮守內使例止二千五百

斤十七年以後增至三萬斤用船十二隻皆布政司進獻弘治二年四月始命内官造辦如七年數船止二隻至是則又屬之有司而數之加增不必言矣嘗聞劉侍御巡城禁鬻蝦蟹蟮鱉之類一日　御膳中有鱉焉

上問劉御史禁此何處得來侍者以郊外對

上曰今後勿復進毋犯御史禁也可見　聖明一予一奪皆政體所關非徒以嗜味爲喜怒也

癸卯萬曆三十一年

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崔德、物封琉球至丙午年方歸

舊歲壬寅當封請于 朝時主領封之說不從至是始遣

出使琉球所用冊其形制與江河間座船不同座船上

下適均出入甚便至其中者八總珍觀閉奧則窈然若

浮屋然不覺其為船也此則船尸與船面平官艙亦止

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以梯艱于出入而雖夜臥亦若

穴中之然所以然者海中風濤甚巨高則衝低則避也

前後艙外猶護以遮波板高四尺許長一十五丈濶二

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為二十三艙前後豎以五桅大

柁長七丈二尺圍六尺五寸餘者以次小而短舟後作

黃屋二層上供　詔勑中供天妃舟之器具舵用四副

其一見用其三防不虞也櫓用三十六枝風微逆或求

以人力勝備急用也大鐵錨四約重五千斤大棕索八

每條圍尺許長百丈惟船大故運舟者不可得而小也

艀船二不用則載以行用則藉以登岸也水四十櫃海

中惟甘泉爲難得勺水不以惠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

船以紅布爲帷幔五色旗大小三十餘面刀鎗弓銃之

數多多益善佛郎机亦設二架凡可以資戎事者靡不

周具正副使各用一船後從陳侃之奏共二船稍

京省主試官順天庶子蕭雲舉中允翁正春應天諭德陶望齡中允周如砥浙江檢討高克正戶科右給事中梁有年江西編修郭淯吏科右給事中陳治則福建編修陳之龍工部員外李之藻湖廣檢討孫如游吏部主事董復亨河南尚寶司少卿趙標兵部主事王一楨山東工科右給事中宋一韓兵部主事徐鑾山西吏部員外王士騏戶部員外李作舟陝西刑部主事費兆元工部主事馬從龍四川戶部員外江盈科主事崔師訓廣東兵部主事龐時雍中書舍人呂圖南廣西兵部主事沈光祚行人謝廷諒雲南刑部主事程突大理寺左評事姜志禮貴州兵部主事

朱化孚行人張國儒

是科各省解元順天沈朝煥應天王納諫浙江陳萬言

江西蘇而安福建林欲楫湖廣郭士望河南侯應琛後

俱成進士並有才名

十二月妖書事發

上怒甚中外危疑幸

上主意素定方嚴捕時召　皇太子太監諭曰哥兒汝莫

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寫字晏些開門早些關門仍遣

司禮監田義傳　諭内閣我今日親朝

聖母回宮就宣皇太子在啟祥宮賜皇太子慰言及戒諭

皇太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你是知道你是純誠孝友好善的我平日盡知近有逆惡捏造奸諜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天下已有嚴行緝拏以正國法我思念你必有驚懼動心我若閣臣擬寫慰方安慰教訓你又有戒諭內外執事人等旨意今日宣你來面賜與你我還有許多言語因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細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官安心調養用心毋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頭請去送至殿旁隨賜勝品四盒手盒四副酒四瓶傳與先生知道

甲辰 萬曆三十二年

正月敘播功進總督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廕一子世錦衣衛指揮使貴州巡撫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偏沅巡撫江鐸陞兵部侍郎各廕一子世錦衣衛指揮僉事湖廣巡撫支可大復原官廕一子入監總兵劉綎陳璘並陞左都督廕一子世本衛指揮使馬孔英授都督同知加廷職二級世襲吳廣李應祥子並世襲本衛正千戶李應祥贈左都督餘陞賞有差已故監軍司道張棟楊寅秋各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安疆臣瀧澄母屈氏各賜金紵絲表裏前兵部尚書田樂廕一子世錦衣與戶部尚書

陳槑趙世卿等各賜金幣新總督王象乾賜金并飛魚服
署本兵刑部尚書蕭大亨改兵部尚書于原職加級世蔭
賜金幣職方郎中申用懋候選撫缺推用前逮治總兵童
元鎮已論戍得開伍

議者以國家用兵西南夷未有大得志者也 國初傅
友德統二十四將軍止言防宗正統間麓川之役用兵
十五萬轉餉半天下而罪人終逸嘉靖初思田之役以
剿始以撫終至今為諸夷口實是役征調兵凡二十萬
出師甫踰百日討二省征剿防宗約二百萬而逆酋授
首闢要荒為郡邑遂為西南一大奇捷非

皇上獨斷督臣宜力當不至此

或曰應龍井底蛙耳何能爲猶不勝匹夫之忿與其僞爲難毋于中朝宜爲故撫時緊時釋時勦時撫一逞于白石再逞于飛練三逞于綦江以爲漢終不奪我播事無過一撫完局乃敢螳臂當車恭至天兵四集而酋頓足知悔晚矣檻虎阱猿死不擇音然猶竭天下之全力環而攻之以山壓卵其勢不殊而我亦已疲甚事莫不[illegible]於微而成于激方酋雖伏以一太守單騎幸臨皇遽請罪及其鴟張以入路五將軍之師相持數月殺人如麻僅乃殄之誰生厲階得不償失蓋考楊酋察其終始

用兵之難如此

信愆毒于人爲甚也、酋始因緊重慶踰年、弭耳乞憐、豈有意反者哉、皇上至仁且武、方命再三、赫然徂征、貪功妄殺、自始用兵巴巻巻申飭矣、初賊巳破綦江、偽軍師孫時泰說賊欲圖大事、先取重慶、直搗成都、虜王入營爲質、時蜀無重兵、鼓行而前、三巴且幾不守、幸賊自顧巢穴、計不出此、我得乘間厚集王師、及川兵四路入關、賊始悔失策、欲兵一處、殊死衝突、巳無救于滅、六峯大纛崖、狠天作佽踵不旋踵、豈非天哉、　國家十餘年間、更三大征、千里轉餉西事凡費二百萬、東事首尾七年、踰七百萬、是役

亦踰二百萬而調兵猶告匱，疲中國，空內帑，以事島夷，猷夷白骨山積，海內驛動，計非王者得已，而或者猶復言開疆斥土，以騰駕說，抑獨何與。以上征倭考

二月會試，以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朱賡掌翰林院禮部侍郎唐文獻充主試官，取楊守勤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楊守勤、孫承宗、吳宗達等及第出身有差。

自設科以來，未有前科進士次科登鼎甲者，自宗達始。庚戌則馬之駿，此榜少年十餘人，余家士茂叔亦利焉，然皆稱萊陽宋、東莞李尤少，而李僅十七，未娶，兩公英

才妙齡一時盛傳其異後皆以治行顯更不易云李諱
待問宋諱繼登
考選庶吉士二十二人駱從宇丘士毅周炳謨王緒鄧澄
魏廣微劉士驥黃立極王家植徐光啟韓文炳黃揮汪元
極唐之夔江灝來宗道姚士慎黃炳儒楊之煥張鼐陳五
昌彭浚霽以吏部侍郎周應賓禮部侍郎唐文獻教習
時文淵閣失印復鑄而閣權始日輕南中魏國公賜第
燬而復造失 太祖御筆甚多而勳戚日就蹇退至有
投河死者兩事關繫獨在閣臣勳臣已乎 出小品
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為十八景之一 世宗龍飛升

州爲永天府營造宮殿將所中守備杜正茂創丁城西關土下有積石甚多取爲閘垣之用恰相當殿後得一石碑出而洗之光潔可照遠望之中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須擁而過如此經目衆讙呼以爲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從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袞冕迎之而入守者驚伏不敢出聲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去一秀才錄之朱平涵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之追維其故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國酬此願矣大約明神再生必

有奇績終以兵解故英國卒終于土木客言英國面白而肥與魏國公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武務到家云嘗受汝家供養則武移在我朝殆再轉世矣出小品

岳王墓木皆南向同知馬偉取檜折幹爲二植墓前名分尸檜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範銅爲檜檜妻王氏万俟卨三像反接跪墓前萬曆中兵使者范淶增張俊像撫臣王汝訓沉張俊王氏兩像于湖移秦万二像跪于祠前出小品

乙巳萬曆三十三年

皇太子第一子生是為

今上天啟時十一月十四日也

帝喜得元孫諭禮部尊　皇太子生母恭妃王氏為皇

貴妃　皇太子正宮封妃餘皆才人俱皇明典禮一書所

載內閣揭稱閣部無此書當令搜覓得　旨各降一部為

定式

南京吏部葉向高等公疏　上賀曰竊惟　聖神有作功

與德以並隆祚胤克昌子因孫而益衍故螽斯麟趾式昭

有道之長而鶴禁龍樓載篤無疆之慶恭此　文孫之誕

瓞螽占 帝曆之綿延恭遇我
皇上深仁必世聖烈同天長樂尊崇有至德要道以順天
下。承華番裕惟咸正罔缺而敢後人多福多壽而多男三
應華封之祝重輪重輝而重潤兩看離照之明爰自 元
良冊立以來以至大婚禮成之後 青宮玄圃陶成玉蕤
之姿瑜珮鈿函嗣擕葛藟之響屬 皇天之篤祜肆 宗
社之番休適當長至之期有此 元孫之慶黃鍾和六琯
一陽來復于斯時紫氣滿千門康棠騰懽于此日在
皇上則子而有子同熙朝間值之嘉祥在
聖母則孫下見孫尤振古希逢之盛事。況慶源遠濬 慈

闈之花甲初周而少海常澄奕世之銀潢未艾臣有白氣
莫不歡呼臣等職列留京情懸魏闕五雲天遠夙翹首于
蒐趁萬葉祚長欲齋心而燕賀追隨　元子誕生之日曾
于詔書未到之先虔集群工恭陳微悃茲敬修乎舊典慶
仰答于洪休蓋茂發　孫枝寔九廟神靈之顯祐而欣逢
　帝祉乃萬方臣子之同情也伏願益順歡心旁流渥澤
迓天休滋至匪獨樂于已而同樂于民貽哲命初生以遠垂
于孫如近喬于子則鴻基燕翼後錫徽于周京而甲觀畫
堂佪鍾祥于漢代此寔　聖謨之所素祚而亦愚臣等不
勝惓惓者也

上族

聖壽啓六袤適會　皇孫誕生尊上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僖皇太后徽號。詔告天下覃恩中外。

議徙寬奠新疆居民六萬餘口入內地棄新疆爲甌脫時奴酋勢甚張漸逼寬奠李成梁再出鎭乃有此議已而奴速二一酋先後請金繒卽于靉陽清河諸沿邊田土灋派給賞總督蹇達巡撫趙楫布政張中鴻及總兵李成梁等以招回華人敘功并賜奴酋金幣廣得賞志益驕逆矣

無憂足

歸烈婦陳氏卒。

歸烈婦者太倉陳鼎彝之女崑山歸善世之妻也年十

九來歸而善世年十八二年而善世死方善世病革語
婦曰爾母寡居無子我即死喪畢爾自歸與母居養爾
母婦泣曰妾無歸理君即死妾將隨君善世竟歿婦哭
之額淋頭劍拔劍欲自裁母抱持奪劍謂母曰兒必從
業已許夫死矣自數宜死者四無子宜死年少宜死舅
姑老與日無倚宜死舅姑自有子奉養無須我宜死曰
趣市棺我婦人死即殮不可露尸母守之三日夜謂母
曰兒活一刻即一刻如刀刺願聽兒死侍婢以粥進不
食則以置善世前曰君食則我亦食撫尸哭曰吾所以
悲者非悲君也吾且暮死將懽然見君獨吾母老寡無

皆願人數
不得事以
長為以金

所歸。是故悲也。含戶以玉珥、留一自含曰。九泉之下。猶此為信。母見其志堅不可奪。慨然曰。女效不過一時痛耳。吾旦暮之人。適使吾無後累。遂母子相對縫衣食。治粮。且市棺。善世效五日。婦沐浴更衣。出拜舅姑。舅姑止之。悲哀不勝。其從大母毛節婦周氏。十九歲喪夫。無子。執志不移。事姑以孝聞。 朝廷旌其門。時年八十。易謂之曰。如汝從大母者。新婦所親見也。顧不足效乎。奈何效死。婦曰。人各有幸不幸。爾大人皆老。新婦年少。歲月遥遥。事變難料。新婦何敢望從大母。效決矣。遥而復自語曰。吾今日惟知不給夫以生。何心為名。姑謂母曰。吾

火母大哀

兩人何至立視其死必止之母出惜釘盈握錄然擲于前口視之女已如是而謂尚可止乎是夜婦自經于牀喉閉聲如鋸母堅塞兩耳臥嘗被流汗他婦救之復甦張目視救者頻蹙曰徒苦我我終當死明日日中縊以後蒙頭何人去仍以被裹衣為蒙頭狀脫身縊死其辭舅姑也蓋衰其縊也以殮服時十月十四日也婦之初欲死也勸者曰盡從爾夫臨沒之言乎婦曰臨沒之言非夫意也去年里中某婦者夫死年少無子而獨自居守吾夫哀其志謂我曰不如速死夫固已命我矣其初婦激烈欲死家人竊竊私議咸謂不可留乃莫小縱

擁衣裳製帳羅與諸親相勞勉款曲如平時俯絕粒矣
臨浴乃更吸粥家人又簇簇私語曰今食矣婦自若也
久而樂之綽有餘豫其斬決蓋丈夫不如云此錄于叢得其是者
乎

是年秋泰州天鳴累日聲如怒濤○鎮江華山忽裂下
視昏黑又鎮江以至宜興一帶天鳴如泰州○留京數
場夜間星或墜地化為灰或自空中分作三塊墜地有
聲尋覓無跡

丙午萬曆三十四年

京省主試官、順天、庶子吳道南、贊善孫如游、應天、諭德馮大經、中允傅新德、浙江、檢討蔣孟育、戶科左給事中蕭近高、江西、檢討趙用光、刑科右給事中曾于沐、福建、編修何宗彥、吏科右給事中翁憲祥、湖廣、檢討袁邦紀、兵科左給事中胡忻、河南、吏部員外卞承憲、中書舍人吳亮、山東、尚寶司丞彭遵古、兵部主事裴汝霖、山西、吏部員外陳禾、工部主事馬天錫、陝西、工科左給事中孟成己、戶部員外柴鴻儀、四川、戶部主事王灝、兵部主事胡來漸、廣東、刑部主事裴維振、工部主事魏說、廣西、兵部員外王舜兼、戶部主

事張鶴騰雲南刑部主事陸錫恩工部主事王宗義貴州
評事周延光行人張孔教
是科解元順天王猷吉應天鄒之麟廣東陳熙昌山東
李撑陝西韓繼思雲南賀文明貴州楊廷詔後俱成進
士而才名閒閬一時無與鄒陳比隆者
秋奴酋強勒清河沿邊參直役爭入貢車價語狂悖邊吏
始倉皇請兵設防而朝鮮亦報禦海夷因波諸部落俱苦
之兵科宋一韓以奔地啗虜參劾李成梁等
冬長至日百官當詣　孝陵上香將出門兵部忽傳城外
有反賊萬餘人乘上　陵殺諸司官據城僭號已閉九門

毋得出闔城洶懼街市不見一人次日已擒得四十九人付應天獄爲首者劉天叙斷指挑膝筋內外守備會鞫擬磔者七人餘皆斬奏聞得　旨不時取決

是時句容道上行人長江中行舟絕三日矣天叙鳳陽人與其黨三人擡一小神像歷各鄉村募緣得少錢米若鞋線之類妄言有法術能畫地地陷指天天開且知人三生事有納錢者曰來生爲指揮等官一婦人哭于前上呼而視之曰來生當爲后妃遂携與俱去行淫如是而已南京衛軍某者頗黠欲誘而取之禮爲師請試其術不可因請則曰宜齋戒擇日方可如是數四遁之盡

義誅戮乃講曰南中有青氣天地昏黑者四十九日其亂際大亂相殺且盡各宜解還何假試法蓋借此將乘間逸去也軍得其情即告之操江豐城侯李李遣人告之內外守備尚書參贊俱會守備府既內獲且色駭并告者執之張大其事陳兵出入謂賊頃刻發覺定此大難封侯不足道其寔天叙等數人皆庸流下賤餘四十人則南都萊傭路槩人也漸有覺者藉藉耦語時丁敬宇方爲操江都御史兼掌刑部大理寺知其誣既得旨下法司則丁爲政守備參贊盛氣來言謀逆大獄不可縱丁素和煦衆恐有所怵不能堅持而丁更以婉行之

曰共不朽事既在我輕重禍福獨當之不以累諸公諸公且毋動某不難屈膝以謝背爆不能對而軍士乘機脅詐者無算訴者近千人悉搜其詞致之參贊乃改擬磔一人斬一人餘悉充戍時天叙已死如法梟示而故事戍者必立枷時方霖雨枷大中橋不一久已有死者涉塗其屍俟滿日方埋丁聞亟往視召鎮守與兵馬官語曰如此十日必盡死 朝廷開以生而我輩乃欲死之且以肯戍乎天日在上鬼神難欺亟搭蓆蓋坐以薦圂湯沐飲食之餘人乃得全活

日本家康復來朝鮮書并拜孝盟并縛送擄王京時發擄

鮮先王丘基賊僧松雲往探家康云壬辰身在關東不預兵事關東卒無一渡海而朝鮮遣人報到倭諸島築城對馬島以主和事獨謫役倭言和事不成則六十六州將築城爭往戰朝鮮朝鮮王以聞

上諭加意偵防而對馬島私款不絕

閩縣蘇夢暘以歲之丙午來司南都官獄蹈前司獄孫一謙之賢詢其向所行事一老卒曰孫君則善矣然官竟何如夢暘曰善則善矣何官之云于是盡舉一謙所爲踵行之而益嚴獄禁不使患苦諸囚又恐其夜虐之而莫之知也則監置一鑼令曰有虐囚者輒鳴此不

焉者同罪獄中肅然其他蹊更稽察撫恤病苦法甚備郎中沈玧胥指獄戶語曰此故生地獄也蘇司獄去吾不敢繫人矣舊時囚有死而無爲收葬者率置竇中羣犬恣食之夢暘惻然適料囚米有餘仰白視獄諸曹郎請爲櫝以待死者諸曹郎大是之相率白中丞丁公崔丁公時視秋官篆聞之喜甚益發衣絮諸物令夢暘給施諸囚未幾轉粵東守欒吏目丁公太息曰吾署司寇惟有王郎中紹先及蘇司獄耳惜也紹先死而司獄又遠遷于是特獎夢暘賚遺之甚厚王郎中乃萬曆十九年所舉天下清吏以風百僚者今丁公以夢暘並稱不

[illegible]于妻賜曾曰某聞念經作佛者不為[illegible]吏目[illegible]

病于是殘身之身。年三十餘未有子、以司獄俸薪、不贍

家其為吏目亦然蓋有志者也。出三司獄傳

昔試聽寅亮為南祠部所領近畿諸剎有　賜田者稍

籍籍在則問租租在則問數清查勾剔。與所在有司往

復甚苦既有籍與補墮廢約束僧衆秩然可觀。以何為

狂生所縣投劾歸其素以職事或請鴻相左者適在事

可惜盡翻所為今已蕩然矣出小品